

冯继然 著

北 亡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逃亡/冯继然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1.12

ISBN 7-80623-327-X

I. 逃… II. 冯…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0776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印张	12
邮政编码	450002	字数	299000
承印单位	河南农业大学印刷厂	印数	1—4000
经销单位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纸张规格	850 毫米×1168 毫米	印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327-X/I·258	定价	21.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市监察局局长陈刚已经养成了习惯，每年清明节独自开着局里的小轿车，悄悄回到大青山，在儿子陈小刚的坟墓前默默地呆上一阵子。按说他在大青山工作了 20 年，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非常熟悉的，更不用说还有那么多已经退下来的老领导和过去跟随他的老部下，可是他一个人也不想见，更不想让别人见到他，他怕别人提起儿子陈小刚。可是他没想到，今年他还没到儿子陈小刚的坟墓前，青山县老公安局长向荣山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一下子堵在了他面前。陈刚不由愣了一下，他至今仍不能原谅向荣山。

“文革”的后期，向荣山的儿子向小山随着最后一批知识青年下了乡，向小山若是像其他知青一样老老实实地接受“再教育”，那么什么事也许都不会发生。可偏偏自幼娇生惯养的向小山是个顽皮捣蛋的家伙，仗着自己是个公安局长的儿子，无端找茬惹是非。他去的村有两个生产队，东队住了 3 位男知青，又恰好是同一块儿本来就难免惹是非，加上这是非就更难避免了。

向小山没到这个村子前，刘亚琴已经同住在西队的多才多艺的男知青孙冬冬认识了，并且双双都遏制不住异性的诱惑，冲破了封锁线。偏偏向小山硬要插上一脚，刘亚琴自知得罪不起这位公

安局长的公子，在众人面前不得不虚以应付。正是女人这种不敢快刀断情，使向小山认为有机可乘，便对刘亚琴进行了更加疯狂的进攻。后来向小山瞅准机会占有了她。刘亚琴知道向小山对她仅仅是玩弄和像畜牲一样的泄欲，不可能负任何的责任，终身仍然要依靠孙冬冬，但孙冬冬如果知道她被向小山多次凌辱后能容忍吗？这段日子刘亚琴心事重重，每当一个人独处时，眼泪便不知不觉地流淌下来。在那个火红的年代，知青们都将声誉看成是自己的生命，目的是能被推荐招工或招生，早一天飞出愚昧落后的山窝子。在接受再教育时谈恋爱本来就被视为大逆不道，别说刘亚琴同孙冬冬已经偷吃禁果，又加上一个向小山，刘亚琴的精神无论如何也承受不了这种摧残，一下子变得少言寡语，人也消瘦了。在同孙冬冬约会时，刘亚琴经不住孙冬冬再三追问，终于哭倒在地上……没想到一向很能忍耐的孙冬冬，突然像狮子似的怒吼道：“向小山，我操你八辈老祖宗，朋友之妻不可辱，你竟欺负到我头上，老子不跟你拼命，枉为一条男子汉！”然后丢下刘亚琴发疯般地跑回了知青户，抓着向小山“啪啪啪”就是几个耳光。向小山没头没脑地挨揍后，很快便明白过来了。当孙冬冬顺手去操家伙时，向小山扑上前抱着孙冬冬的长脖子，一口咬住了他经常在人前夸耀有福气的大耳朵。待闻讯赶来的群众将两人强行拉开时，孙冬冬那半拉耳朵已经被向小山给咬掉了。孙冬冬捂住血淋淋的右耳朵时，忽听村外传来了“有人跳井，赶快救人”的呼叫声。

原来刘亚琴见孙冬冬发疯般地往村里跑，她知道一场生死搏斗是难免了，这场搏斗无论是什么样的后果，都是因为她刘亚琴啊！今后还有啥脸面再往人前站？咋回去见自己的母亲？“文革”时刘亚琴虽然还小，但也目睹过有些女人脖子上被挂上破鞋在大街上游，背后被千人唾骂的情景，可今天这种灾难也降临到了她这个年轻姑娘的头上。霎时间刘亚琴感到自己就是小时候看到的在大街上挂着破鞋的女人，不同的是背后全是自己的老师和同学，还

有人在说：看，这就是校花刘亚琴！又有人在说：什么校花？是烂破鞋刘亚琴，是让两个男人为她争风吃醋打得头破血流的刘亚琴。刘亚琴头昏脑涨地傻想着，步履踉跄地狂奔着。蓦地发现了一眼井，一眼在一个月前才打好刚投入使用的机井。死了好，死了好！死了什么负担都没有了，一切痛苦都解除了。刘亚琴这种念头产生时已经奔到了机井旁，本想一头栽下去，但一看那黑咕隆咚深不见底的井筒又胆怯了，一侧身子的当儿，脚下一滑便掉了下去。身子下落的当儿，本能地产生了求生的欲望，她一下抱住了伸入井底的抽水管。本来机井的直径就很小，她把身子紧紧贴在水管上。刘亚琴拼力往上挣扎着，但弱小的力气用在光滑的抽水管上毫无作用，一换手还得往下落，没办法只好喊救命。可是从井下发出的声音微弱，刘亚琴不知喊了多少声，却始终没有人听见。难道天要我年轻的就这么样死去吗？不要不要啊！她好像已经有了全身坠水憋呛难耐的感觉……刘亚琴绝望地闭上眼睛，用出全力又喊了一声。

也许刘亚琴命不该绝，恰好开抽水机的机手来上工，听到刘亚琴从井底发出的呼救声，便大声朝村里喊救人。

孙冬冬听到救人的喊声，立刻就想到了刘亚琴，他顾不得满脸鲜血，飞快地跑向了机井旁。在众人的帮助下，他把刘亚琴拖出了井。

这件案子，青山县委非常重视，责令公、检、法三长亲自调查和处理。陈刚同向荣山的矛盾也是从这儿起因的。因为牵扯到向荣山的亲儿子，按规定是必须回避的，县委点名专案组长由陈刚来担任。干了多年公安的向荣山很清楚自己的儿子应承担多大罪责的，虽然没让他参加专案组，可 he 比专案组的人员还积极，同时又千方百计做专案组人员的工作。执法如山的陈刚得知这些情况后很恼火，当向荣山带着礼物上门向他求情时，将向荣山奚落了一顿，弄得向荣山脸脖子通红下不了台。可是，陈刚却万万没想到，

正当他以流氓伤害罪对向小山提起公诉时，刘亚琴却翻供了，矢口否认自己同向小山曾有违背意愿的性关系。这下子陈刚难办了。接着向小山也翻供了，此事压了一段后，也就不了了之。几个月后，向荣山又把向小山送到了部队里，刘亚琴的母亲也由向荣山调到了县总工会。再后来就是孙冬冬和刘亚琴被招工，结合成正式的夫妻。陈刚辛辛苦苦的调查，最后徒劳了一场。后来每当向荣山见到陈刚时，不是趾高气扬，便是无情地讽刺和挖苦，有意玩陈刚的难堪。陈刚真是气歪了鼻子说不出口，咬碎牙齿往肚里吞，他恨向荣山徇私枉法，又恨自己惩治不了向荣山。这件事一直在他心底埋藏着，有时为了自我安慰只好说句无可奈何的话，你向荣山别得意过头了，你等着吧。没想到向荣山从公安局长位置上退下来的第二年，向小山终于伏法了。

这件事轰动了青山县。

原来向小山从部队转业后，被安排到县民政局任科员。人世间的的事情真是阴差阳错地联系着，令人难以想到的是向小山同陈刚的儿子陈小刚生前的未婚妻张珂结了婚，婚后时间不长两个人又闹翻了。向小山怀疑张珂不贞，质问她是否已经同陈小刚睡过了。张珂大骂向小山真是恬不知耻，自己是贪刘亚琴便宜的家伙，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闹了一阵子又和好了，但一不顺心又闹起来。两个人好好闹闹虽然没有离婚，但已经谈不上什么感情了，有时候向小山干脆在外边鬼混。开始张珂也没咋往心上放，可女人天生心细，时间一长就留意了，只是没抓到什么把柄，便压住性子没声张，直到发觉向小山又同刘亚琴厮混到一起时，才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刘亚琴虽然同孙冬冬结了婚，但夫妻感情并不融洽。孙冬冬每当想到刘亚琴同向小山那段风流事，便怨恨交加，特别是每天早上洗脸或刮胡子时，在镜子中一看到被向小山咬掉的半拉耳朵，无名火就往头顶上冒，因此稍不顺心就拿刘亚琴来发泄，动不动就质

问刘亚琴当时为什么翻供。刘亚琴无法解释当时同向家的那场交易，只有默默地哭泣，她也感到自己太软弱，实在对不起孙冬冬，因此，在生活上对孙冬冬百依百顺，想以自己的无私奉献去弥补孙冬冬心灵上的创伤，她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和追求，完全依附于孙冬冬。她的温柔和善良不但没有感化孙冬冬，反而使孙冬冬更加讨厌和反感。孙冬冬认为一个失去了贞节的女人在家庭中是不应该有什么地位的，而一个完美的人应该有完美的生活，并且失去的应该想办法补回来。孙冬冬于是花高价补了半只假耳朵，这么一来就潇潇洒洒地出入舞厅了，能歌善舞加上颇有风度的身材，很讨那些现代派姑娘的青睐。不久，孙冬冬便将一位风流女子勾上了手，孙冬冬感到非常的惬意和满足，每晚在外边泡半夜，回到家倒头睡个死，两个月都没同刘亚琴干那事。刘亚琴虽有觉察，但又不敢问孙冬冬，只有忍受着寂寞和伤心，并暗暗祈祷千万别惹出是非来。只是青山县城太小，孙冬冬的风流韵事不久便惹得满城风雨。向小山也就是在这时候钻了刘亚琴的空门。

那时孙冬冬借被单位派往外地联系业务的机会，带上那个姑娘一出去就是月余天。而在感情危机中的向小山，施出浑身解数也制服不了张珂。张珂仗着老爸在青山一屁股坐了20年的副县长，权大势重关系多，根本不把向小山放眼里，况且向小山的父亲向荣山已退居二线，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张珂稍不顺心就大吵大闹，把向家的老祖宗翻个底朝天，直到老公公出面说情才罢休。被折磨得离婚不能和好又不能的向小山无可奈何，因此便想到了被孙冬冬冷落的刘亚琴。色胆包天的他终于乘机找上了刘亚琴的门。当刘亚琴开门发现竟是向小山时不由大吃一惊，但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向小山破门而入将她按倒在床上，她精疲力竭后又重演了当年的那一幕。不同的是向小山已没有了过去的野性，而对她表示出百般温存和抚爱，仿佛现在的向小山就是过去的孙冬冬，而现在的孙冬冬却变成了过去的向小山。晚上，刘亚琴留下了向小

山，她给向小山做了好吃的，然后又同向小山上了床。向小山好像在做梦，他怎么也没想到刘亚琴会对他如此的情深，同时又后悔咋早不来同刘亚琴相会呢？当向小山第二天早上得意地哼着小曲儿回到家，不料回娘家已经住了好多天的张珂昨晚上突然回来了。一见向小山便横眉立目地骂道：“你这个王八蛋，昨夜里一定浪够了吧？同刘亚琴那婊子干那事一定感到很美吧？”向小山变脸失色地回骂道：“你他妈别信口胡说糟蹋人，让刘亚琴知道了不撕烂你的臭嘴才怪呢！”张珂一蹦三跳地指着向小山的鼻子骂：“到外边搞破鞋不敢认账，你当我姓张的是吃素的，要不是怕丢人，我早找几个人把你按在刘亚琴的被窝里了。”向小山一见事情败露也就不再遮盖了，恬不知耻地说：“老子干了，你能咋着，老子第一回同你干那事，就知道你不是处女了，说不准你同那死鬼已经睡了几回了。你现在不跟老子睡就不许我找别人睡？咱俩是一报还一报，算把这事给扯平了。”张珂听到这话不由得笑骂道：“向小山，你个王八蛋算说对了，那死鬼占了我的便宜可是遭了报应，最终他还是死在了女人的手里。说不准哪天刘亚琴那婊子翻了脸，不用刀把你捅死才怪哩，即使她下不了手，难道孙冬冬还下不了手……”最后还是惊动了向荣山，对儿子臭骂一顿，对儿媳千赔情万赔不是，总算把这场战火熄灭了。但是向小山怎么也忘不了刘亚琴，当他在大白天又鬼鬼祟祟地去找刘亚琴时，刚爬上床便被突然从外边赶回来的孙冬冬给捉住了，向小山在被孙冬冬那大拳头揍得几乎要命时，抓起捅炉子用的钢钎子，戳进了孙冬冬的肚子里，可怜孙冬冬时间不长就断了气。向小山一见出了人命就往外跑，刘亚琴不得不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向小山还没跑出青山城，便被公安人员给抓住了……

山上野风在吹着，向荣山不知是迷住了眼，还是控制不住忏悔的感情，揉了揉眼，声音变得沙哑地说：“老陈，都怪我，都怪我呀！”

按你的意见把这畜牲关两年；让他吃点苦头想一想，哪能有今天的下场？老陈，晚了，完了！唉……后悔莫及呀！”向荣山痛苦地对陈刚诉说着，“还有……我不该嫉恨你。我已经离休了，你也距离离休不远了，我有时候坐下来细想想，真是不堪回首啊！这辈子虽然为国家和人民出过力，但有时候也为自己打算过。对小山这畜牲的徇情是不该的，可是更不该……老陈，我知道你每年清明节都来上坟，今天是来向你赔情的，请你不要原谅我，你想骂你就狠骂吧……”

陈刚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好耐住性子对向荣山安慰了几句。

向荣山抹了一下眼睛说：“老陈，张珂说小刚是死在女人之手，这句话是有隐情的。当年调查小刚的死因时，刑侦人员把注意力放在了有人对你执法如山的报复上，排查对象时对小刚身边的人都忽略了，所以成了悬案。说到这里，是我对不起你和小刚了，其实在调查案子的过程中，有人曾向我反映，小刚出事那天曾和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在一起，并一同进了那片树林子。小刚是不是死于情杀？这个疑问一直在我心里盘绕着。只因为当时我对你有成见，加上牵扯张县长的女儿张珂的名声，我放弃了对这条线索的追查，致使案情没有任何进展。”向荣山说完后点上一支烟，狠命地一连抽了几口，接着便是一阵剧烈地咳嗽。

陈刚心潮难平，小刚当年是死于情杀，他一下怎么也难以接受，他恨儿子怎么会做出如此伤风败俗的事情，又恨那个不知姓名的姑娘竟是如此的狠毒，更恨向荣山为报私怨使凶手逍遥于法外。一瞬间他的脸色发青，手颤抖着也摸出了一支烟，可是一下打火机擦了几下都没擦着，最后还是向荣山摸出自己的打火机给他把烟点着了。陈刚透过烟雾瞧了一眼满头白发一脸苦相的向荣山，又把目光移向了雾霭弥漫的群山。

向荣山又是一阵咳嗽后，望着陈刚十分动情地哀叹道：“老陈，

你应该在青山住几天,进行一番详细调查,不管怎么说你现在还没有退下来,你的话还有人听。我的意思不是给小刚报什么仇,而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使凶手得到应有的下场。”说罢便步履蹒跚地离去了。

陈刚站在原地没有动,但他心里再也不能平静了。应该说他对儿子的教育和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儿子从小就很听话,从不沾染恶习,见人总是先笑后说话,邻居们都夸他将来会有出息。儿子也真发奋用功,从小学到大学各门功课都是优秀,虽然少言寡语,但每句话说得都有分量。大学毕业后时间不长就被提拔为县教育局副局长,被张县长所看中,亲自托人做媒要把自己的宝贝女儿嫁给小刚。这桩婚事小刚虽说有点不接受,但最终还是同意了。正当两家张罗着为他们完婚时,小刚却突然被人杀害了。事情真的如向荣山说的是情杀吗?小刚怎么也说不上是寻花问柳的情种啊,若真是那种下流坯,自己怎么会连一点觉察都没有?这是哪里的妖女?小刚究竟怎么对不住你,竟使你如此发狠呢?陈刚干脆坐在草地上,一支烟接着一支烟地抽,他的周围完全被烟雾笼罩着。

第二章

也许是临都城有那么几处名胜古迹的缘故，每年的桃花三月便显得格外热闹，车辆和人流把大街小巷都堵塞了。刚上任不久的市监察局执法室主任何风驾驶着局里配发的三轮摩托车，随着被警察疏导的车队，好不容易才把摩托车开到局里边。何风将摩托车停好后，便急匆匆地闯进了局长办公室，随手打开公文包，将一封举报信递到正欲出门的陈刚面前，说：“局长，你看，刚收到的。”

陈刚原打算在青山县逗留几天，但想到局里接的几个案子正在紧张地调查中，况且亲自去调查儿子的旧案也不妥，再说张珂也未必会把当年不好启齿的情况告诉他，此事还得经过一番周旋，因此当天便回到了临都城。陈刚这会儿正想到市政法委去找黄书记，不料被何风挡了驾，只好暂放下自己的事，抬眼望了下书生气十足但颇有点踌躇满志的何风，然后不慌不忙地将那封皱巴巴的举报信接手里，戴上老花镜瞧了瞧，信是这样写的：

你们敢查大官吗？你们敢得罪顶头上司吗？前天在灰色别墅财务科，我亲眼看见市委吴书记的秘书接受了50万元的现金，然后钻进了轿车里。这不是受贿是什么？

陈刚的脸色倏地沉了下来，又将举报信翻过来看了看，没有落

款。但不管怎样，告的是市委书记的秘书，他一下子提这么多钱干什么？什么事情急需用钱呢？也许是有人多事，故意恶作剧？现在不是流传着一句话：花上几毛钱，让你查半年嘛。陈刚正想把信件扔进废纸篓，但又想当着执法室主任这样做未免显得太轻率，总得问一下情况吧。于是便不假思索地重地问：“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是别人装在我口袋的。”

“你认识这人吗？”

何风摇了摇头。

“什么时间发现的这封信？还有你估计那人是在什么地方把信塞进你口袋的？”

“局长……”何风欲言又止，但当他看到陈刚那双锐利的目光时，便怯懦地说，“局长，也许是在舞会上……”

陈刚看着何风带有几分慌乱的神色，轻轻笑了笑，顺手把香烟递到何风的面前，又“啪”的打着火，给何风点上了烟。

何风也觉察到了自己的失态，于是使劲抽了一口烟，借喷云吞雾的当儿说：“局长，情况是这样的，昨晚受几位同学相邀在灰色别墅参加舞会，你知道这种场合我是轻易不参加的，只是昨晚情况特殊……”

“怎么特殊？”陈刚打断了何风的话。

何风苦笑了一下说：“有位同学现在广州做生意，昨天到了临都市，还有江中岐也赶来了……”

“江中岐，是青山县的江中岐吗？”

“对，他在一家大刊物上发表的一篇《论贫困山区的开发》的文章得了大奖，同学们都要表示祝贺，不好不去。”

陈刚的脸上立刻掠过一丝无可名状的表情。

何风接着说：“舞会是由灰色别墅的汪雅雅主持的，组织得非常热闹，我还从没参加过如此盛大的场面，真不敢想像需要花多少钱？亏得是那位做生意的老同学全兜了。我想这封举报信可能就

是在舞会进行到高潮时，有人趁我不注意，悄悄塞进我口袋的。”

“这么说，举报人是舞会上其中的一个？”

“是这样。不过，舞会上有许多人，还有那么多服务小姐。也可能是在我吃夜宵的时候吧。”

“吃夜宵？”陈刚随口追问了一句。

“对，舞会结束时已近午夜，我回家路过十字街口时，见一家大排档前许多人在吃夜宵，顿时觉得饥肠辘辘，便挤上去买了点东西吃，说不定就是这时候有人把举报信塞进我口袋的。”

“那么你回到家里后，一定是又累又困，甩下衣服倒头便睡。今天早上穿衣服时，或许是想抽烟吧，把手一伸进口袋就发现了这封信，对吗？”

“对，局长，情况就是这样。”

“那么你认为举报人在哪个地方的可能性大？”

“局长，我想应该是在舞会上。因为举报人既然说是在灰色别墅财务室发现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别墅里的工作人员，并且此人又了解我是做什么工作的。”

陈刚赞同地拍了下何风的肩膀说：“有道理，不过，你相信这是事实吗？”

“这……局长，需要调查。”

“哈哈，调查，这是能随便调查的吗？举报人既不愿透露姓名，又没有任何的根据，事关市委主要领导的秘书，可是非同小可呀！小何，在没发现新的情况前，只能你知我知。”陈刚说到这里沉下了脸，“你明白吗？”

“是，局长。”何风马上摆出毕恭毕敬的姿态。

这时电话响了，陈刚拿起电话说：“是我……好，我马上就到你那里。”陈刚放下话机后，转身对何风说了句，“记住，千万不能太莽撞。”便顺手拿起了公文包，走到门口，“小何，既然你的同学们都在临都市，你陪他们好好玩玩，叙叙同窗之情吧。”

“谢谢局长。”

何风陪着陈刚下了楼，目送陈刚上车后，站在原地却暗暗发起了牢骚：局长今天是怎么啦？这位嫉恶如仇的陈青天，历来是对状告领导干部贪污受贿的案子雷厉风行穷追不舍的，可今天对密告市委书记的秘书不明不白提取巨款的事情，怎么如此漠然呢？别说是市委书记的秘书，就是市委书记又怎么样？在纪律面前都应该是平等的。越是职高位显，越应该廉洁自律，越应该把人民的利益放心上，因为人民给你的够多了。老局长今天到底是为什么？难道是怕丢官掉乌纱帽？可叹我何风不是局长，如果让我当局长的话，别说是一个市委书记，就是比市委书记再大的官，我也要把你查个底朝天。何风忽然想起几位老同学原计划今日到水村去钓鱼，是自己说有公务在身推辞了，现在既然局长同意了，何不去痛痛快快玩一天？何风想到这里便甩腿跳上了摩托车，正欲发动引擎时，忽然局里的档案员白艳艳走了过来，似有什么话要告诉他，但一见他急着要出去的样子又站住了。何风没心思搭理白艳艳，“突”的一声打着了火，摩托车便冲出了大门外。

临都老城除了那截象征历史又几经修复的城墙外，几乎已不复存在了，新开辟的大街配上现代化的摩天大楼显得非常壮观，路边的翠柳把这座城市装扮得更加清新而迷人。特别是城外那条因上游修了截水坝几乎干涸的老沙河，经市政府的大力投资和开发，拦河修建了两条据说是全国最长的橡胶坝，拦截了上游小发电站排泄下来的水流，把老沙河又变成了碧波荡漾的湖泊，给这座城市增添了美丽的景色。还有河中那块占地很大的沙洲，经过人为的石砌绿化，变成了令人向往的水村，也成了市民们休闲和游乐的中心。灰色别墅就建在水村的上游，这里原是市委一个很普通的招待所，自从那位年轻的女总经理上任后，不知她究竟有什么神通和法术，短短几年时间就把那些零乱破旧的大排房建成了在全市独领风骚的宾馆，特别是那幢 28 层的迎宾楼可谓是临都的奇观。但

按临都市民的审美观,它应该是白色的,可这位女总却别出心裁选择了一种银灰色。灰色是多么阴暗的色调啊!不仅如此,在宾馆的后面又盖了9座别墅式的小洋房,据说那些洋房很有些神秘的色彩,一般人根本不能近前,因此这里便落下了灰色别墅的雅号,时间一长,临都人都习惯了这样称呼。路过此地的何风下意识地往灰色别墅瞧了一眼,昨夜里舞会上的情景仿佛又出现在眼前,但是瞬间便飞去了,现在他最大的兴趣就是见到那几位老同学。如今,同学们有的升了官,有的做生意发了财,有的在事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惟独自己到现在才混上正科级,要权没权要钱没钱,真他妈的不走运。这还不说,家庭生活不是冰雹便是霜,老婆耐不住工薪阶层的贫穷,跟了一个阔老板最终抛家而去,走就走吧,这样的女人也不值得爱。可是老娘又多病,有时候真够焦头烂额……唉,想这些干啥?今天与老同学们聚会,无论如何也得做出个样子来,免得被人家小看了。

何风赶到水村约定的地方已经将近10点钟,却连一个老同学的影子也没见到,莫非昨夜的计划取消了?不会吧,昨夜里明明说得好好的,就是在临都工作的两位同学临时有急事变卦了,那么从外地赶来的匡松和江中岐能失约吗?他们要来那自然少不了性格活泼的汪雅雅。还是等等吧,也许这些家伙们在宾馆的席梦思床上睡昏了头呢?何风在草地上拣了条干净的长椅坐了下来,但见来水村的人群中,不是依偎缠绵的情侣,便是结伴而来的好朋友,惟独自己孑然而坐,显得很是没意思,便站起来上了得月楼。这得月楼完全是仿照古典风格建筑的,是地地道道的水上俱乐部,有吃的,有喝的,还有说唱曲艺的,来这儿的人可以说是形形色色,但平时大多是离退休老人和花鸟虫鱼爱好者。何风上到二楼,拣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随口要了一壶茶,跟着往窗外望了一眼。这个位置可以把水村的全景尽收眼底,同学们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在他的视野之中。何风又往周围瞧了瞧,仍然什么也没发现,便摸

出香烟正准备点火的当儿，忽听后边传来一声：“好！”接着是一阵有点勉强的“哈哈”大笑。何风顺声望了一眼，原来是三男一女上了楼。这几个人何风都认识，那个西装革履分头白脸的年轻人是市文化局小有名气的作家杨鸣山，听说他最近正在写一个反映现实题材的剧本。这位风流才子，传言追在他屁股后边的漂亮姑娘有一大群，但这家伙是只谈恋爱不结婚，有人说他是在巧占姑娘们的便宜，只是没有人告发他。那个30多岁风韵犹存打扮得挺摩登的女性叫柳扬扬，是市京剧团著名的旦角，虽然已经离了两次婚，但至今还没找到称心如意的郎君。那个40多岁身材粗短却挺有气质的人是市报有名的记者胡兴舟，此人能写能说能吃能喝又能玩，用于交际的各种玩艺他都会，经常是半醉半醒，但写起稿子来能熬两个通宵不合眼，从来没有误过事。他老婆骂他是烟枪酒鬼夜蝙蝠，报社总编对他是既见不得又舍不得，有些任务还非得让他出马不可。他可谓神通广大八面玲珑，市里的大小官员没有他不敢接触的，市里的大小道新闻也没有他不知道的。就是嘴有点不遮拦，有时酒后还敢在报社指桑骂槐，过后“哈哈”一笑抛之脑后全然不顾。要不是这张没遮拦的嘴，凭本事早该混上副总编了，但倒也无官一身轻，落得个潇洒又自在。何风同胡兴舟是邻居，对他是近不得又远不得，近了怕招惹是非，远了又怕他说长道短，于是乎只有敬而远之。

“好，哈哈，银海兄，咱们来的正是时候，要是再迟一步的话，说不定就没位子了。”胡兴舟边说边往前走。那位50岁出头过于发福的银海，年轻时道路很坎坷，但一到中年便时来运转，现在领导着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并且近两年的业务很兴旺。何风马上明白了，一定是这位财大气粗的企业家请这些人替他吹喇叭。现在许多事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交换的关系，比如说有钱的千方百计想出名，而有名的千方百计想多弄钱，这山攀着那山高，说到底都是为私利。何风想到这里把身子转了过去，让别人挡住自己，听

他们往下说些啥。只听柳扬扬娇声娇气地说：“银老总，中午可要全吃鲜的哟，免得坏了俺的嗓子。”“对对，全吃鲜的，到水村来就是为了尝鲜嘛。”杨鸣山附和后又随口吟道，“借来沙河水一壶，尽煮活鲤润歌喉，他日粉墨登场时，余音绕壁动玉楼。”接着朝柳扬扬瞧了一眼。胡兴舟拍了下手说：“呀，鸣山老弟，你可真会奉承柳小姐，真不知道你已经尝过多少鲜了？”这话里明显带有酸意，杨鸣山焉能听不出来？红了下脸，忙将一支香烟塞到了胡兴舟的嘴巴上。胡兴舟“哈哈”一笑说：“我也凑凑热闹诌几句：桃花三月观杨柳，望月楼上饮美酒，醉看湖中千层浪，疑是酒堤决了口。”众人齐声叫好。银海大大咧咧地说：“好，各位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尽管说。待这台戏上演，文章载出，咱们到灰色别墅去庆贺，让各位大饱口福怎么样？”众人又拍起巴掌。银海接着说：“不过，胡老弟得先来一条不能上报的新闻，让咱们大家乐一乐。”胡兴舟不待大家反应便说道：“当然可以，那就是招待所里开妓院，县长嫖娼到阳川。”众人都吃了一惊，何风也不觉咋了下舌。银海来了兴头，催促说：“胡老弟，说具体点，具体点。”“行，今天就说具体点，不过咱可有言在先，这可都是小道消息。”胡兴舟觑了下大家急于知道的神情说，“据说琼河县县长星期天带着小情人，开车到阳川去游玩，晚上在被窝里正同小情人干那事，突然遇上大清查，县长吓得连裤子都没来得及穿，便被警察给捉住了，现在正写检查哩。你们肯定想知道这个县长的小情人是谁吧？她不是别人，正是司机的小姨子。司机虽然心里气不过，但又不敢得罪他，便瞅准时机给阳川的公安局告了密。这下子可够这位大县长受了。这倒不奇，奇的是县政府招待所的后小院，租给了一家个体户，谁知这家个体户把这里变成了‘鸡’窝子，上星期琼河县集中严打时，不知什么人告了密，结果在那里抓住了三位正在寻欢的局长，此案在进一步调查中，不可外传。”“哎，这些胡兄是如何得知的？”柳扬扬歪着脸好奇地问。“无可奉告，反正这种事现在不足为奇。还有一条最新消息，昨夜在灰